

敦煌學

第二十四輯

敦煌學會編印

目 次

- | | | |
|-------------------------------|-----|-----|
| 1. 敦煌文獻《諸雜齋文》一本研究…………… | 王三慶 | 1 |
| 2. 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 | 周西波 | 29 |
| 3. 敦煌道經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 林雪鈴 | 47 |
| 4. 《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城文書考證及相關問題的討論… | 金澄坤 | 61 |
| 5. 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的唐五代新興量辭研究…………… | 洪藝芳 | 83 |
| 6. 英倫法京所藏敦煌寫本殘片八種之定名並校錄…………… | 許建平 | 115 |
| 7. 胡適舊藏《降魔變文》真跡考證…………… | 黃 征 | 127 |
| 8. 北周武帝滅佛莫高窟倖免原因蠡測…………… | 潘春輝 | 153 |
| 9. 從書法角度看俗字的生成…………… | 蔡忠霖 | 161 |
| 10. 敦煌本《蒙求》及注文之考訂與研究…………… | 鄭阿財 | 177 |
| 11. 讀王重民先生佚札——有關敦煌遺書總目的一宗史料… | 關家錚 | 199 |
| 12. 「二十一世紀敦煌學的展望」座談會紀要…………… | 朱鳳玉 | 209 |
| 13. 敦煌學論著目錄·續(1997~2000)…………… | 鄭阿財 | 227 |
| | 蔡忠霖 | |

敦煌道經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林雪鈴

壹、敦煌道經略說

敦煌莫高窟，又有「千佛洞」之稱，由名稱上可知，這是一個以佛教為發展重心的區域，再以文獻考之，如李懷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文〉載：「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傳，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廟此，又於傳師窟側，重即營建。……樂傳、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跡，推甲子四百餘歲，計窟室一千餘龕。」可知敦煌莫高窟是一個由僧人發心建造，歷代信眾祈願護持的佛門勝地。香火曾經盛極一時，而且歷時悠久。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下，道教的發展自然有限。從現知的敦煌文獻觀察，佛教的文獻確也佔了大宗，約佔十之八九，道教的部分僅居百分之2~3而已¹。然而敦煌出土的道教文獻雖然不多，但是因為價值很高，因此依然在披露之初，便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如，1910年，羅振玉、蔣斧合作刊行《敦煌石室遺書》，其中便包括了《老子化胡經》P.2004、P.2007兩卷的錄文，羅蔣二人並且分別為文，加以校勘考釋，附錄在後。日本方面，桑原鷺藏也在1910年便發表了關於老子化胡經的研究論文。這些研究工作，比佛教經典的研究開展的還要早。可以作為反映敦煌道經價值的一個側面。

然而敦煌道經的價值在哪些方面？為什麼甫出土便引起學者廣泛的重視呢？我們可以分兩個方面講，敦煌道經中，後世可見的，存有版本校勘上的價值，而在後世不傳的部分，則意義更為重大。我們可以借用蘇晉仁在〈敦煌道教逸書略說〉一文中的話講，敦煌道經逸書的價值包括了幾個方面：

- 一是歷代有爭議的經典，重現於世。如《老子化胡經》。
- 二是發揮道教理論的著作，後世失傳的。如《太玄真一本際經》。
- 三是抄襲佛經的作品，不見於後代。如《太上元陽經》。

¹ 朱越利《道經總論》：「分散在世界各地國家與私人手中的敦煌遺書，至今沒有完全公開影印出版，所以難以知道現存敦煌文獻的總件數。有人估計三、四萬件，有人估計六、七萬，有人估計十萬件左右。從已知文獻看，90%以上為佛教文獻。道經只佔2%~3%，數量居第二位。」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頁257。

四是可以彌補《道藏》本的脫漏。如《太上妙法本相經》。

五是見於古籍著錄，而久無傳本的。如《老子道德經想爾注》。²

由以上可見敦煌道經的珍稀可貴。而除了文獻本身的價值外，放在時空的維度上看，敦煌藏經洞所具有的時代封存效應，保留了該時期一個佛教勝地在道經使用上的習慣與文化，更添顯了敦煌道經的價值。

敦煌道經的數量，根據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篇》的統計，約有496件，現據王卡的統計，則總數已近800³。這批道經的內容，依據大淵忍爾的歸納，包含：1.靈寶經類、2.上清經類、3.道德經類、4.雜道經類、5.道經類書類、6.失題道經類等六大類。從分類上看，敦煌道經在性質上可謂單純，在明確可知經題的道經中，靈寶經和道德經類所佔比例最重，而這兩個經類，正好是由唐代道教的兩大系統——官方和茅山宗所推動。高宗詔令科舉加試道德經、玄宗親注道德經，官方貫徹崇道政策，在推行道德經上不遺餘力。因此敦煌道經中保有許多道德經抄本，由此可知。而茅山宗為唐王朝新寵，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這些君王的精神導師，都出自茅山宗，玄宗敕編《開元道藏》，許多道經還是司馬承禎所提供，這些官版道經多次傳抄頒贈，由寫卷題記上看，敦煌道經許多來自官方頒贈，或抄自官本，茅山宗的經典，以靈寶經為大宗，上清經為次，這個現象在敦煌道經中也明顯可見。而唐代許多新興道派，如：天童、金丹，或沒落的道派，如：三皇，在敦煌道經中則未現。所以，敦煌道經在內容上說，可謂忠實而單純的反映了道教發展實況。而此一忠實單純，應和敦煌僻處邊陲有關。

然而，敦煌地區的道教發展並不因僻處邊陲而蕭條。在遭遇吐蕃佔領，崇佛滅道的打擊前，敦煌道教也曾有一段為時不短的輝煌時期。敦煌地區曾出土一枚晉代的仙師符木簡，顯示魏晉時期天師道已傳至偏遠的敦煌。酒泉丁家灣十六國墓壁畫中，也有大量表現道教信仰的壁畫。北魏統一河西、北

² 蘇晉仁〈敦煌道教逸書略說〉，《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4月，頁1~7。

³ 在大淵忍爾之後，整理道經目錄的有：1999，劉屹〈敦煌道經目錄編補遺〉，統計610件。2000，李德範〈敦煌道藏〉。王卡目前則主持〈中華道藏〉的編纂工作。據王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道教遺書研究報告〉一文所述，目前敦煌道經數量累計則已近800。原文：「據筆者近年來的搜尋和研究，最新數位大約已近800件。這個數位還會增加。主要是因為英、俄藏本中的大量失題碎片中，可能有與佛經混雜的某些道經碎片，還沒有被辨認出來。不過據筆者檢索，可能增加的道經抄本數已不多了。但對已知抄本的考定尚待時日。」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理工大學，2002年8月，頁288。

朝周武帝的滅佛運動，又為道教發展提供環境。此時道教在敦煌已經得到普遍的傳播，廣泛的信仰，到了唐代，崇道政策一推行，道教在當地已是沸沸揚揚臻於鼎盛。甘肅武威博物館收藏有垂拱三年的道教天真造像，現存唐代道經寫卷，許多均為書法精良、用紙講究的精品。單是《道德經》的注本便有六種。由此種種，皆可看出當時道教的興盛。一直到了安史亂後，中央力不及西北，吐蕃侵入佔領，統治近百年間，專為崇尚佛教，道教信仰才漸為沒落。形成如今所見，敦煌出土文獻，佛經遠多餘道經的景況，但是還是不難看出當年盛況。

由現存的道經題記看來，敦煌地區至少曾有四座道士觀、一座女冠觀，信眾遍及八個鄉區，佔敦煌的 3/4 區域⁴。這些道觀中，有一座還是官方設置的開元觀。開元觀本稱玄元皇帝廟，為玄宗所敕建⁵。後統一改名開元觀。開元觀中通常設有崇玄學⁶，官方經常頒贈道經，遇特定節日還有表演活動。開元觀的存在，顯示敦煌道教的發展具有一定規模。現存的敦煌道經中，有許多來自官方所頒贈，也許就是透過開元觀這樣的系統所取得。除了官方的贈與外，敦煌地區的道士、女冠在抄經工作上，也有相當熱誠。如神泉觀索洞玄一個人便抄了《本際經》、《道德經》、《通門論》等道經。沖虛觀的女冠也曾抄寫《本際經》。這是基於宗教信仰，發心所抄造，呈現道教信仰在敦煌的實際發酵。

這些或出於官方頒贈，或出於個人的抄寫的道經，在差不多北宋真宗年間，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跟許多佛經一起被封進了莫高窟十七窟，也就是世稱的藏經洞中。這個洞窟真是為藏經而造嗎？還是一個資源回收的大字紙簍？無從得知。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洞窟封藏了許多不應該能被保留下來，卻得以保留下來的珍貴文物。價值非凡，因此當它得以重見天日時，立即受到世人的驚嘆、矚目，以及覬覦。

1907 年，伯希和敦煌盜寶，斯坦因、柯茲洛夫等也聞風而來，在幾次的搬載掠奪下，藏經洞中的珍品，幾乎流落海外。1908 年伯希和精心挑選了一批敦煌寫卷，攜至北京公布，學者紛紛前往參觀、抄錄，敦煌文物至此乃漸漸為世所知。

⁴ 譚蟬雪〈敦煌道經題記綜述〉，頁 12。

⁵ 《舊唐書·儀禮志》：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並置崇玄學。

⁶ 同注 2。今敦煌所出道德經中，有六種注本之多，可作為敦煌曾有崇玄學存在的例證。有關敦煌崇玄學，經學者從道經寫卷形製、鈐印等各方面考證，幾已可確認其存在。

此後陸續有零星的寫卷刊佈，如 1909 年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跡錄》、羅振玉、蔣斧《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佚書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等。道經在其中也得到少量的刊佈。雖然數量有限，但是彌足珍貴，相關研究得以立即展開。

時至今日，資料取得的條件，已經改善很多。法藏、英藏、俄藏、北京藏、甘藏、上海博物館藏等寫卷，均已陸續刊佈流行。大型的敦煌道經目錄、圖錄，也早於七〇年代整理出來。因此，敦煌道經的研究，也在資料的陸續公布中，一步步推進。累積出可觀的成就。

貳、敦煌道經研究的分期

若將敦煌道經的研究，試加分期，以明發展的階段性。那麼，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09～1960 年，以「敦煌寫卷的首次公布」到「大淵忍爾道經目錄的出版」分期。第二階段，1960～1983 年，以「大淵忍爾道經目錄出版」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分期。第三階段，1984 迄今。分期的依據為：敦煌道教文獻自 1909 年刊佈以來，相關的研究工作一直依續著資料的零星公布次序展開，直到 1960 年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此一全面性的目錄問世，才算是昭告早期以刊佈文獻為主、依賴文獻選擇研究主題的時代告一段落。而 1983，則是別具意義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敦煌學重要刊物《敦煌研究》首刊、呈現日本敦煌道教研究總體成果的《講座敦煌 4·敦煌と中國道教》也在同年出版。由 1983 往前看，日本方面的研究燦爛輝煌，從 1983 年往後看，中國方面的學者奮起直追，一時光景無限，因此此一年份，極具標的作用。挑出具斷代意義的 1960、1983 後，遂將敦煌道經的研究，分為現有三期。

一、1909～1960 年：零星資料的陸續刊佈、單一經典的考述

自 1909 年以後，敦煌道經資料陸續公布。1909 年，王仁俊輯《敦煌石室真跡錄》著錄有《老子西昇化胡經》，同年 11 月，羅振玉、蔣斧編《敦煌石室遺書》，其中有《老子化胡經殘卷》、《老子化胡經玄歌卷第十》，1917 年，羅振玉《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有《唐寫本贊道德經義疏卷第五》。1924 年，羅繼祖輯《敦煌石室遺書三種》，載有《老子義殘卷》、《老子天應經》。

羅福葆《沙洲文錄補》則有《一切道經序》、《老子化胡經序》。

在劉復《敦煌掇瑣》出版前，這是幾乎所有學者所能看到的敦煌道經的全部，敦煌道經有近 800 件，但是此時能見到的只有八種，其中一半都是有關老子化胡的經典。

在資料有限下，敦煌道經的研究於是環繞著老子化胡說展開，形成第一個備受關注的主題。1910 年，日本桑原鷺藏便有〈老子化胡經〉（藝文 1：9 東洋史說苑）問世。接下來，1923 年，王國維有〈唐寫本老子化胡經殘卷跋〉（《觀堂集林》第 21 卷）。跋中考訂殘卷中「魏」字下缺，應為「明帝」二字。魏明帝為化胡經作序，見於《郡齋讀書後志》。1934 年，有王維誠〈老子化胡說考證〉（國學季刊，4：2）、福井康順〈老子化胡經の成立と其の敦煌殘卷〉（哲學年誌：4）。1937 年有福井康順〈老子化胡經の諸相（上）〉（支那佛教史學 1：3）。1938 年有重松俊章〈梵珞の佛傳に關する二三の問題と老子化胡說の由來〉（史淵）、福井康順〈老子化胡經の諸相（下）〉（支那佛教史學 2：1）。1940 年有矢吹慶輝〈化胡經中の摩尼教（遺稿）〉（大正大學學報 30～31 合刊）。1945 年有松本文三郎〈老子化胡經の研究〉（東方學報/京都 15：1）。1946 年有諫侯〈關於老子化胡的故事—跋巴黎藏敦煌卷子老子化胡經〉（圖書月刊 1：4）。1947 年有遠欽立〈跋老子化胡經玄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1947：2）。從中可看出，在此數年間，老子化胡經引發了學者極大的興趣。不論中外學者，均接續的為文討論。這除了和資料的公布有關外，老子化胡經從風行當時，到後來的徹底銷毀，不復流傳，至今只有敦煌得見原本，現象確實獨特有趣，在佛道史考察上別具意義，因此最先獲得青睞，在此數年間，相關研究從最初的殘卷考證，到探討其中內容的成立、發展、流行，次第深入。

此外，1936 年，尾崎正治〈六朝古道經に關する一考察——六朝末～初唐における佛道論争の一問題〉（集刊東洋學 36）透過對敦煌寫本中六朝古道經的深研，討論佛道論争的問題。1941 年，道端良秀〈道教の俗講に就いて〉（支那佛教史學 5：2）率先注意到，除了佛教俗講，道教也有俗講的存在。

唐文播、王利器則有關於明老部的研究。1948 年，唐文播〈敦煌本玄言新明老部〉（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 1948：8）、王利器〈敦煌本玄言新明老部〉（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 8）。

饒宗頤在老子想爾注方面的研究，也受到注目。〈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

道陵注老子想爾注校箋》(《清華學報》新 1:2, 1957)

1954 年英國公布微卷，加上學者遠度重洋陸續的抄錄，一個對敦煌道經統觀性的講說介紹，終於可以展開。如：1956 年姜亮夫《敦煌一偉大的文化寶庫》「敦煌的道家經典」、1958 年吉岡義豐《斯坦因將來敦煌文獻中的道教資料》、1959 吉岡義豐《道教與佛教》第一卷〈伯希和敦煌文獻中的道教資料目錄〉。都是這方面的成果。這象徵此時期學者視野無礙。

這段期間，值得注意的是，吉岡義豐、秋月觀暎這兩位日本敦煌界重量級人物，在五〇年代後期，開始發表許多重要論著。包括：吉岡義豐〈敦煌本《三洞奉道科誠儀範》について〉(史學雜誌 62:12, 1953)、吉岡義豐〈初唐における佛道論争の一資料——道教義樞の成立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4:1, 1956)、秋月觀暎〈敦煌出土スタイン文書《神人所說三元威儀觀行經》に關する二、三の報告〉(集刊東洋學 1, 1959.5) 等。這幾篇論文，共同的特色是，取校敦煌、道藏、佛藏中的經典，經由文字的互勘、考訂，確立道經的產生年代，使其定位明確，再從中觀察道教經典的形成史、道教的發展軌跡。

大體而言，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隨著資料的公開程度，次序展開。由於此時道教的研究風氣剛剛成形，雖然 1924 年有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的出現，1934 年有首部道教史許地山《道教史》出版，但是尚缺乏細部的考察，能統觀，但是脈絡不明，因此學者們也是在摸索玩味中，由單一經典的持續考述，逐步釐清敦煌道經的系統。

二、1960~1983：大型目錄、圖錄出版。日本方面研究大放異彩。

這一個分期，其中涵括了大陸的文革十年。十年間，大陸敦煌學界一片空白，幾無建樹。日本方面卻在資料取得無礙、研究方向明確的引領下，展現驚人的研究成果。法國方面，也在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教授馬伯樂 (H. Maspero 1883~1945)、石泰安 (R.A.Stein)、康德謨 (M.Kaltenmark) 等的引領下，出現了一批能廣泛運用利用敦煌道教文獻的漢學研究者，成就亦可觀。

日本方面，大淵忍爾和吉岡義豐是首先值得注意的兩位。

大淵忍爾以過人的毅力和眼光，在 1960 年，首先完成了《敦煌道經目

錄》(京都,法藏館)的出版,接下來,在1978年,大淵忍爾又完成了《敦煌道經——目錄編》(福武書店,東京)的編纂,1979年,《敦煌道經——圖錄編》(福武書店,東京)也接繼刊行。《敦煌道經——目錄編》共收錄了敦煌道經496件,除了著明經名、收藏地外,並對寫卷的卷數、外觀、首尾題作了描述。更難能可貴的是,除了著錄,此一目錄還比對道藏、經目,對所收道經作了一個嚴謹的考訂工作。在題記方面也有初步的整理成果。目錄後面所附的道士名表、道觀表、有紀年道經表、引用經典表等。對敦煌道經的研究工作,啓發良多。

大型目錄、圖錄的相繼出版,對敦煌道經的研究而言,是一大事。至此,敦煌道經的整體面貌終於明朗。而在目錄、圖錄出版的推波助瀾下,敦煌道經的研究也掀起另一個高峰。

大淵忍爾除了在整理敦煌道經目錄上的成就外,幾篇單一經典的考述文章,也具代表性。如:〈敦煌本佛道論衡書考〉(岡山大學法文學部學術紀要13,1960)、〈洞淵神咒經小考〉(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講談社,東京,1961)、〈洞淵神咒經の成立〉(岡山大學法文學部學術紀要15,1962)。其中,對洞淵神咒經年代、性質的釐清,最受矚目。

另一位此一時期著名的日本敦煌學者—吉岡義豐,則在1961年,便發表〈敦煌本太平經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2,1961)、〈敦煌本十戒經について〉(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塚本博士頌壽記念會,東京,1961)兩篇具開拓性的論文,顯示他在道教經典方面的留心。到了1964年,吉岡義豐於是有《道教經典史論》(大正大學內道教刊行會,東京,1964)的發表。該書分:第一編道藏編纂史、第二編經典的研究、第三編古道經目錄,三個部分。第一編對六朝、隋唐、宋元等各個時期的道藏作了考述。第二編則運用敦煌道經,對洞淵神咒經、無上秘要、三洞奉道科誠儀範三部經典,作了成立年代、版本、流傳情形、思想內容等各個方面詳盡的討論。第三編則集合了目前可見的各種古道經中曾引用的書目。提供了考察敦煌道經源流上的方便。是一本內容豐富,考訂精詳的巨著。

其他日本學者的研究,如:福井文雅〈フランス國立學術センタ刊吳其昱編ベリオ・スタイン將來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について〉(東方宗教18,1961),秋月觀暎〈道教與佛教——父母恩重經——兩經的成立諸多問題〉(宗教研究39:4,1966)、牧田諦亮〈三廚經と五廚經——佛教と道經の混淆について〉(聖德太子研究2,1966),從父母恩重經、五廚經討論

佛道論爭。石井昌子〈登真隱訣について〉(文學部論集(創價大學)2:2, 1973)、金岡照光〈無上秘要〉(東洋學研究~東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13, 1979)對單一經典的深入探研。這些都是內容深厚紮實,論點深具開拓性的論文。

1983年,《講座敦煌4・敦煌と中國道教》(大東出版社)的出版,則是日本敦煌道經研究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講座敦煌4・敦煌と中國道教》的內容包含:

I	
一 道德經類(附莊子、列子、文子)	楠山春樹
二 敦煌本玄宗皇帝注老子的資料的意義	今枝二郎
三 老子化胡經類	山田利明
四 太平經類	楠山春樹
五 上清經類	尾崎正治
六 靈寶經類	石井昌子
七 洞淵神咒經	尾崎正治
八 其他道典類	尾崎正治
九 道教の類書	尾崎正治
II	
一 敦煌出土道經と佛典	秋月觀瑛
二 敦煌文書と仙傳類	山田利明
三 文學文獻より見た敦煌の道教	遊佐昇
四 道教說話	小川陽一
五 唐以前の河西における宗教・思想的狀況	宮川尚志
六 敦煌文書に見える道士の法位階梯について	福井文雅譯
七 參考文獻目錄—中國道教研究文獻目錄	(吉岡義豐稿)石井昌子、今枝二郎、山田利明、遊佐昇編

全書分爲兩大部分,上半部以經典爲主軸,下半部則兼及文學、戒律等方面。內容不在於新材料的發表,新論點的提出,而在於總說介紹。上半部以分類總說的方式呈現了日本在敦煌道經研究上的主要成果,可以說是自1960大淵忍爾發表目錄以來,二十年間日本研究敦煌道經成果的總體呈現。

三、1983 迄今：中國方面急起直追。論題多元。

1976 年，中國文革結束，在文革時期陷於停頓的敦煌學研究，此時如同蓄勢待發一樣的迅速復甦。

首先展現成果的是老一輩的學者，這些學者大多在抗戰前、文革前學問已成熟。只是延遲了發表的時間。如姜亮夫，早年便曾親往巴黎、倫敦抄錄拍攝寫卷，得照片拓墨三千餘張，並持續加以考訂。1956 年，又有《敦煌一偉大的文化寶藏》出版，其中「敦煌的道家經典」一節對敦煌道經有簡要概述，是早期少數能掌握這方面資料的研究者，後續本應大展身手。但是不幸遭遇抗戰、文革。相關研究成果到八〇年代初才得以陸續發表。〈敦煌所見道教佚經考〉(蘭州大學學報 1982: 1, 1982)、〈巴黎藏敦煌寫本道德經殘卷綜合研究〉(《雲南社會科學》2~3, 1981) 等都是積壓三四十年的重要著作。其中〈巴黎藏敦煌寫本道德經殘卷綜合研究〉發表時，正值帛書老子出土，老子版本考訂風氣方興未艾之時，此時又有鄭良樹〈敦煌老子寫本考異〉(《大陸雜誌》62: 2, 1981) 同時發表，這兩篇論文在當時老子版本研究上備受矚目。

七〇年代末，敦煌道經目錄、圖錄陸續出版，81 年以後，黃永武主編的《敦煌寶藏》將英法北京三地的寫卷微卷，翻製為紙本形式出版，這些工作對敦煌道經研究所產生的正面推動力量，在八〇年代有了具體的顯現。此後數年間，許多論題被開發出來，並迅速形成「既有主題持續集中討論，個別主題不斷開發」的熱鬧局面。

被持續集中關注的主題，例如有：

《本際經》的研究。《本際經》為隋朝道士劉進喜所編，唐道士李仲卿所增補。今本《道藏》中收錄的版本是殘缺不全的，沒有受到妥善的保存和重視。但是敦煌所存的道經中，《本際經》卻有 119 卷之多，不僅數量多，經文完整，抄寫的書法也很精良，用紙講究，顯示這是當時一本流傳既廣又普受重視的重要經典。這是敦煌所保存的經典流行實況，在敦煌道經出土前，根本無從得知。

1960 年，吳其昱便曾對《本際經》加以整理刊佈。但是吳其昱旅居法國，再加上當時唐代道教思想的研究風氣尚未大開，因此反應較為沈寂。到了八〇年代以後，道教思想研究抬頭，《本際經》、《昇玄經》等跟唐代道教史關係至深的經典，開始普獲重視。1983 年，砂山稔有〈《太玄真一本際經》に

ついで——身相、方便、重玄を中心に〉(中國における人間性の探究, 1983)、
〈本際經割記—本際經の異稱と卷九・卷十の連續問題について〉(東方宗教: 61, 1983) 兩篇論文發表, 其中許多觀點, 深具開拓性。其後又有: 康德謨著、耿昇譯〈《本際經》人名考釋〉(敦煌譯叢: 1, 1985)、周邊、山田俊
俊〈「本際」的思想——《太玄真一本際經》〉(集刊東洋學 60, 1988)、山田
俊〈「本際」の思想——《太玄真一本際經》とをの周邊〉(東洋學 60, 1988)、
姜伯勤〈《本際經》與敦煌道教〉(敦煌研究 1994: 3=40, 1994)、丁培仁〈山
田俊編《稿本〈升玄經〉》兼談《升玄內教經》〉(宗教學研究, 1994)、姜伯
勤〈論敦煌本《本際經》的道性論〉(道家文化研究(第七輯, 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95.6)、萬毅〈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敦煌本《本際經》論略〉(華學 1,
1995)、萬毅〈敦煌本《昇玄內教經》解說〉(《道家文化研究》13 集: 敦煌
道教文獻專號, 1998)、萬毅〈敦煌本《昇玄內教經》補考〉(《道家文化研
究》13 集: 敦煌道教文獻專號, 1998)、萬毅〈敦煌道教文獻《本際經》錄
文及解說〉(《道家文化研究》13 集: 敦煌道教文獻專號, 1998)、萬毅〈敦
煌本《昇玄內教經》試探〉(唐研究 1, 1995)、萬毅《敦煌本道教〈昇玄內
教經〉與〈本際經〉研究》(中山大學博士論文, 2000)、萬毅〈敦煌本道教
《升玄內教經》的文本順序〉(敦煌研究, 2000(4))、萬毅〈敦煌本《升玄
內教經》的南朝道教淵源〉(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 2001(4)) 等等數量
非常可觀的論文陸續發表。

除《本際經》外,《老子化胡經》、《老子變化經》也是一個持續受到關
注的主題。相關論文例如有: 林悟殊〈《老子化胡經》與摩尼教〉(世界宗教
研究 1984: 4, 1984.11)、姜佩君〈老子化胡經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
究所碩士論文, 臺北, 1992)、劉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經》殘卷新探〉
(唐研究 2, 1996)、項楚《老子化胡經玄歌》補校(敦煌文學論集, 四川人
民出版社, 成都, 1997)、蘇晉仁〈敦煌逸書《老子變化經》疏證〉(《道家
文化研究》13 集: 敦煌道教文獻專號, 1998)、劉屹〈論化胡經產生的年代〉
(《道家文化研究》13 集: 敦煌道教文獻專號, 1998)、馬承玉〈敦煌本《老
子變化經》思想淵源略考〉(宗教學研究, 1999(4)) 等。其中, 林悟殊利
用道教經典所從事的摩尼教研究值得注意。劉屹為後起之秀, 對於老子化胡
此一敦煌道經中最早被深入考察的老議題, 能有新見解。項楚先生秉持對敦
煌文學的關心, 關注到了老子化胡經中少被提出討論的「玄歌」部分。事實
上, 道經中保有大量的詩歌材料, 也許多涉丹道密語, 玄奧難解, 至今還沒

有獲得應有的重視。

另外，關注敦煌道經系統、道藏相關問題的有：前田繁樹〈「敦煌本」と「道藏本」の差異について——古《靈寶經》を中心とし〉（東方宗教 84，1994）、張澤洪〈敦煌文書中的唐代道經〉（敦煌學輯刊 1993：2=24，1993）、王承文〈早期靈寶經與漢魏天師道——以敦煌本《靈寶經目》注錄的靈寶經爲中心〉（敦煌研究，1999（3））、張澤洪〈唐代道藏與敦煌道經〉（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7：2，2001.3）等。

對單一經典進行考述的有：前田繁樹〈《老君說一百八十戒序》の成立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 2，1985）、柳存仁〈三洞奉道科誠儀範之推測〉（漢學研究 4：2=8，1986）、王承文〈敦煌本《太極左仙公請問經》考論〉（《道家文化研究》13集：敦煌道教文獻專號，1998）、程存潔〈敦煌本《太上靈寶洗浴身心經》研究〉（《道家文化研究》13集：敦煌道教文獻專號，1998）、向群〈敦煌本《大道通玄要》研究〉（《道家文化研究》13集：敦煌道教文獻專號，1998）、楊富學〈甘肅省博物館藏道教《十戒經傳授盟文》〉（宗教學研究，2001（1））等。

總說性質的有兩篇值得重視，蘇晉仁〈敦煌道教逸書略說〉和譚蟬雪〈敦煌道經題記綜述〉，這兩篇均刊登在 1998 年敦煌道經研究的重要期刊專號《道家文化研究》13 集上。蘇晉仁編纂的《敦煌道教逸書》彙錄《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中所無的敦煌道經 62 種，對敦煌道經有過通盤性的考察，〈敦煌道教逸書略說〉總述敦煌道經的狀況、特質，簡要明朗。譚蟬雪〈敦煌道經題記綜述〉十分精詳，是分析敦煌道經題記全面而深入的一篇論文。另外，《道家文化研究》13 集還有一篇很受重視的大份量文章——姜伯勤〈道釋相激：道教在敦煌〉。其中綜述「黃老道、方仙道與天師道在敦煌」、「敦煌早期佛教對道教的借鑑與格義時代的道釋相通」、「敦煌所見靈寶經的推行與重玄學說的弘揚」、「歸義軍時期的敦煌道教：民間信仰與官式禮祭」等。內容出入思想、歷史、民俗各層面，涵蓋面廣，剖析透徹，是目前敦煌道教研究的制高點。

其餘綜合研究例如有：柳存仁〈想爾注與道教〉（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臺北，1991）、汪泛舟〈敦煌道教與齋醮諸考〉（1994 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敦煌研究院，1994）、李豐楙〈敦煌道經寫卷與道教寫經的供養功德觀〉（全國敦煌學研討會論文集/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嘉義，1995）、鄭阿財〈論敦煌本「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道要品第

四」的成立與流行》(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1, 1997)、李豐楙〈唐代《洞淵神咒經》寫卷與李弘——兼論神咒類道經的功德觀〉(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漢學研究中心, 臺北, 1991)、馬承玉〈從敦煌寫本看《洞淵神咒經》在北方的傳播〉(《道家文化研究》13 集: 敦煌道教文獻專號, 1998)等。論點觸及齋醮活動、功德觀、孝道觀等。顯示敦煌道經研究脫離基本的經典考述, 視野大開, 進入多元討論的新進展局面。

陳祚龍〈看了兩種模擬偽造的敦煌唐抄道經以後 (上)〉(大陸雜誌 76: 5, 1988)、〈看了兩種模擬偽造的敦煌唐抄道經以後 (下)〉(大陸雜誌 76: 6, 1988), 是少數講述敦煌道經偽造的問題的論文, 也值得一提。

另外, 在法國的研究方面, 石泰安 (R.A.Stein)、施舟人 (K.Schipper)、索安 (A. Seidel)、蘇遠鳴 (M. Soyumié)、勞格文 (J. Lagerwey)、穆瑞明 (Ch.Mollier) 等人的研究都值得注意。如: 勞格文 1981 年有〈無上秘要——六世紀道教概論〉、施舟人在 1985 年有〈敦煌寫本所見的道教位階等級〉(《東亞宗教與哲學論集》)、穆瑞明 1990 年有〈五世紀時的一部道教啓示錄——洞淵神咒經〉(Une apocalypse taoïste du Ve siècle. Le Livre des Incantations Divines des Grottes Abyssales)。

參、敦煌道經研究的整體觀察和展望

整體而言, 敦煌道經的研究, 是隨著敦煌資料的公布, 次序展開。從最初材料的零星公布, 所發展出來的單一經典考述, 到後期資料取得無礙, 大型目錄、圖錄的出版、論題的多元發展, 均呈現這樣的現象。

從研究成果上看, 早期以日本為重心, 近期中國方面則有不容小覷的衝勁和實力。西有敦煌研究院、蘭州大學、東有北京大學歷史系, 在國家的獎挹下, 形成團隊, 協力研究, 世代上沒有斷層, 和國際間敦煌學界也能做到交流頻繁、資訊暢通。

近年學者在單一經典的考述上, 持續累積出成果, 但是這是敦煌道經的基礎研究工作而已。在這方面的工作告一段落後, 能不能提高視野, 結合其他學科, 引領出新議題, 這考驗著敦煌道經研究能不能再創高峰。

大體來說, 敦煌道經的研究, 還有幾個方面, 值得持續努力。

1. 對於個別經典的考述, 還有努力空間。受限於目前的道教研究還不夠完熟, 許多經典無法尋出其在道教中經典系統的聯繫、思想系統的聯繫。因

此僅能零星進展，無法大幅突破。爲了打破僵局，敦煌道經的研究應該更積極的結合道教史研究，相互帶動。

2.唐代佛道融合，佛經、道經之間，相互濡染很深，但是能夠援引佛經現有研究成果，考釋道經內容的論文，尙在少數。應該加強努力。

3.從敦煌道經題記上看，這些道經當時所參與的活動，屬中下階層的要多一些。是實際的齋醮祈福活動，而不是思想的鑽研。敦煌道經能夠反映唐代重玄學的發展是肯定的，但這只是從經目上展現出來的一個側面而已。敦煌道經研究在這上頭的突出發展，不能否認只是追隨了唐代道教思想研究的腳步而已。我們應該回過頭來正視敦煌道經本身的特點。這些道經中多度人、救苦、儀軌、化胡，從題記上看，敦煌的官員貴族祈福都在佛教上，抄經、入道都是小百姓，這不是呈現了中下階層實際參與道教的一面嗎？因此研究上應該朝這個方面多作努力。並善用敦煌道經的特點，結合現有的齋醮活動，進行考察。

4.唐代道教的研究，方興未艾。敦煌道經寫卷在唐代道教研究方面，所能提供的資料面向，是獨特而不可取代的。其他朝代的研究，無法相比擬。因此唐代道教的研究和敦煌道經的研究應該更緊密的結合。構建出一部妥善運用敦煌材料，立體呈現道教發展的唐代道教史。

（作者工作單位：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敦煌學 第 24 輯 / 敦煌學會編輯. -- 臺北市 :

樂學, 2003 [民 92]

面 ; 公分

ISBN 986 - 80267 - 5 - X (平裝)

1. 敦煌學 - 論文, 講詞等

797.907

92015121

敦煌學 第二十四輯

ISBN 986 - 80267 - 5 - X

編輯者：敦煌學會

聯絡人：朱鳳玉 E-mail: chlacc@ccu.edu.tw
嘉義民雄中正大學郵局 56 號信箱

出版者：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電 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E-Mail: lexis@ms6.hinet.net

定 價：450 元

出版日：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2003 年 6 月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24**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Taiwan R.O.C 2003